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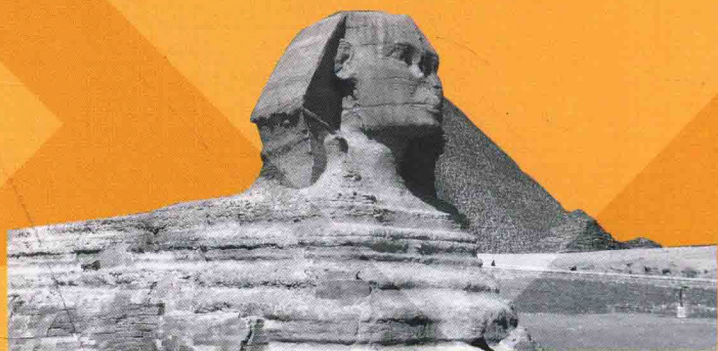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埃及史

阿菲芙·鲁特菲·赛义德·马索特 著 邹冬心 译

A History of Egypt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埃及史

古埃及 中王国 新王国 托勒密王朝 罗马埃及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Pharaohs to the Islamic Conquest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History of Egypt

埃及史

阿菲芙·鲁特菲·赛义德·马索特 著 邹冬心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史 / 阿菲芙·鲁特菲·赛义德·马索特著；
邹冬心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2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1200-1

I. ①埃… II. ①阿… ②邹… III. ①埃及—历史
IV. ①K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1284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896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2nd Edition) by Afaf Lutfi Al -
Sayyid Marsot, first published 1985, second edition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责任编辑：曹雪敏

责任印制：曹毅波

装帧设计：罗洪

埃及史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1000 毫米 1/16

字 数：142 千字

印 张：10.5

版 次：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00-1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献给我的母亲,阿提亚·拉什万
致 V1 和 V2,以我全部的爱

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埃及百姓与其统治者间的疏离(alienation)^①。从公元 639 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到 1882—1954 年被英国占领,埃及人遭受了各种形式的外国占领。长久以来,埃及人不得不应对异族统治者或由异族人主导的统治者,因此一个真正的民族政府只有到 1952 年以后才可谓存在。但是在整个异族统治时期,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始终认为存在一个确定的、不变的疆域,谓之“埃及”。她有着确定的自然边界,哪怕作为一个帝国的中心或仅仅作为一个行省被纳入一个帝国的版图,也依然是单独的一片领土。因此,埃及本地人在应对异族统治者时,一直依附着这片他们认同为“埃及”的确定的疆域。在民族主义时代使人们意识到民族亲缘性之前,埃及人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块叫作“埃及”的土地上。

随着 1952 年以后第一届由埃及本土人自己管理的政府成立,人们本来期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疏离将会终结,但这一疏离却一直在延续。因为 1952 年以后的历届政府都过于缺乏自信,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所以都选择了独裁、高压统治,结果变成代表既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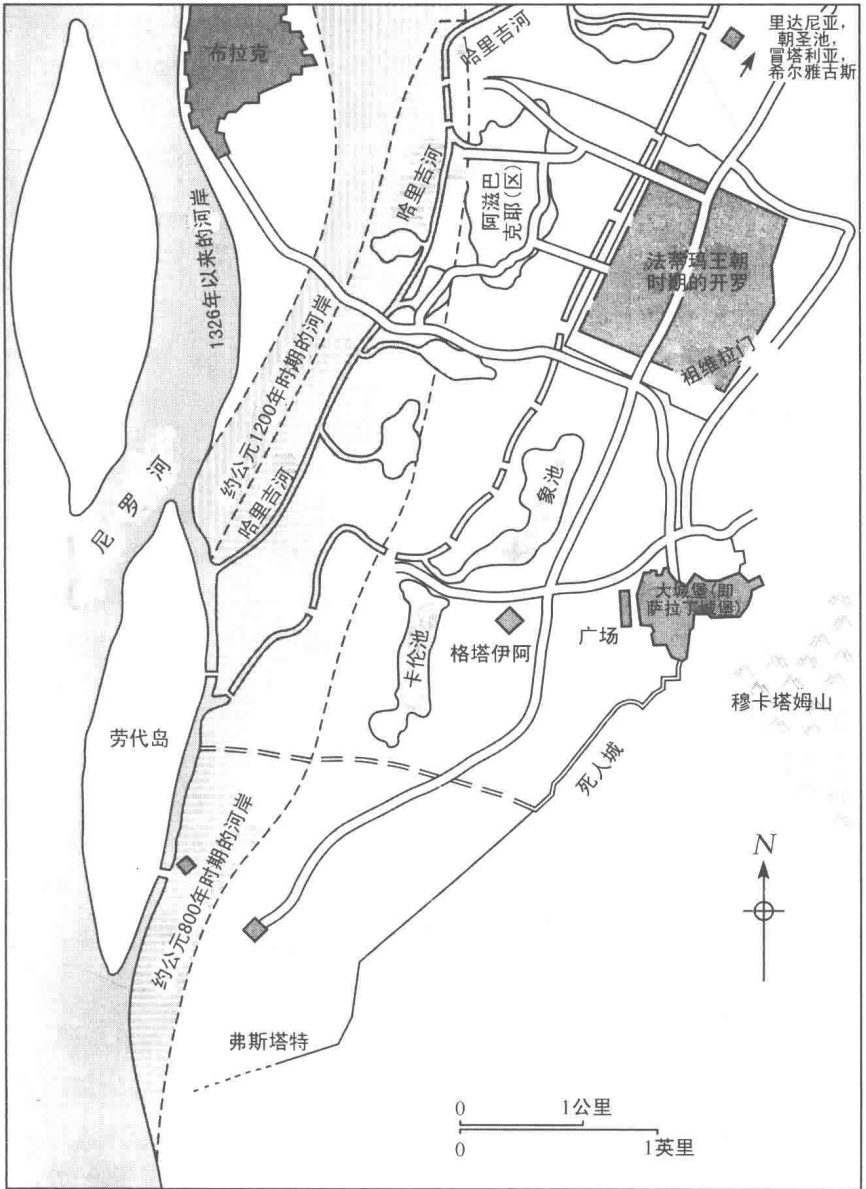
^① alienation 的意思可以是疏离、隔阂、被排除在外等。因为作者以此词为主题,所以在翻译时除特别不通顺的地方以外,尽量一律使用“疏离”。另,全书原文并无脚注,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利益而非多数人利益的集团,这是此后历任政府的特征。哪怕允许政党存在,它们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以免它们投票赞成更换当权者或现政权。

萨达特去世后,胡斯尼·穆巴拉克上台执政。他允许政党改革并进行议会选举。但是除了支持政权的主要党派以外,其他都是少数党,它们的成员还常常被禁止活动。因此一般埃及人对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并不抱多少信心,觉得他们不能真正代表自己。况且,内阁对总统而不对议会负责。穆巴拉克总统曾对公众许诺不会寻求第四次连任,但1999年7月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向他宣誓效忠,即给予他“*baya*”,一种早期的阿拉伯仪式,人们通过这一仪式给予他们期望成为领导者的对象以支持。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同样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把穆巴拉克描绘成唯一可行的候选人。于是他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参选,于1999年10月再次当选。尽管政府声称投票率很高,但大多数人其实并未参与,以示不满。在7000多万人口中,据说有1500万人投了赞成票。庆祝总统当选的旗帜在投票开始两天前就已经制作完成。在他的任期中,总统曾允诺会有重大变化,但少有兑现。他也曾宣布不会第五次参选,但又改了主意。他唯一的对手艾曼·努尔(Ayman Nour)最终入狱,穆巴拉克第五次连任。因为穆巴拉克已从1981年掌权至今^①,所以毫不意外,埃及公民们对他的政府不仅抱有怀疑和不信任,还伴随着疏离。

我要感谢哈拉·法塔赫(Hala Fattah)女士不辞辛劳地阅读手稿,帮忙编纂索引,更重要的是,还为我提出宝贵意见,使书稿得到巨大改进。我也同样感谢我的丈夫阿兰·马索特(Alain Marsot)博士,他承担了上述同样的工作,并感谢他面对书稿几经修改依然不厌其烦。

^① 在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要求下,穆巴拉克已于2011年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



中世纪时期的开罗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1

- 第一章 从阿拉伯征服埃及到阿尤布王朝结束
(639—1250) / 1
- 第二章 马穆鲁克时期(1250—1516) / 26
- 第三章 奥斯曼时期(1516—1805) / 40
- 第四章 国家体系初建(1805—1922) / 54
- 第五章 自由主义试验(1922—1952) / 80
- 第六章 纳赛尔时期(1952—1970) / 104
- 第七章 从萨达特到穆巴拉克(1970年至今) / 127

参考书目摘要 / 144

索引 / 149

第一章 从阿拉伯征服埃及到 阿尤布王朝结束 (639—1250)

在阿拉伯人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Umar)统治时期,阿拉伯军队在阿慕尔·伊本·阿绥(Amr ibn al-As)的率领下于公元 639 年入侵并征服了埃及。当时埃及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行省,由住在首府亚历山大港的总督统治。埃及的居民是被称为科普特人的一性派基督教徒(Monophysite Christians),他们不同于信奉麦尔凯特(Melkite)基督教的拜占庭人。拜占庭人把一性派当作异端并把该派信徒作为异教徒对待。两派之间的差别源自对耶稣本质的争议。科普特人相信耶稣只有神性,而拜占庭人相信耶稣兼有人性和神性。因此,埃及人受到其统治者的宗教歧视和迫害,同时还得承担沉重的税收来支付拜占庭与其主要对手萨珊帝国(the Sassanian empire)之间常年征战的开支。简言之,埃及百姓厌恶拜占庭的统治,反感加诸其身的异端罪名;他们也对苛捐重税满腹怨言。百姓与统治者间的疏离是这一时期的标志,也将是接下来连续几个时期的共同特点,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语言、宗教或种族的差别。在政府高效、管理清明之时,这种疏离对百姓而言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虐政盘剥时期就变得重要起来。

拥有 8 000 骑兵的阿拉伯军队发现征服埃及实为易事,因为当地

领袖与新来的征服者们合作，共同对抗拜占庭的统治者，将本国门户敞开给阿拉伯人。埃及人相信比起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会更为宽容的统治者，还会给他们减税。此时希腊^①在埃及的影响力相对弱小，因为东罗马帝国正忙于在其他前线与阿拉伯人开战，并且已经在 636 年被阿拉伯人夺去了叙利亚地区的几个行省。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之间的主要战役发生在赫里奥波利斯(Heliopolis)，这场战役决定了阿拉伯人能长驱直入到埃及的其余地区。阿拉伯人并没有按当时通行的做法劫掠国家、奴役百姓，而是征收贡税，俘虏均被释放，因为哈里发欧麦尔说过，“贡税优于劫掠，可更长久”。

埃及人被允许选择改信伊斯兰教，或者保留原有信仰但须缴纳人丁税。如果选择后者，他们和阿拉伯征服者之间会签订如下协约：“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特此赦免埃及黎民及其宗教、财物、教堂和十字架、土地河流，皆不可侵犯强夺。”作为回报，当尼罗河水上涨到 16 肘尺^②，即预示丰收的时候，埃及人应当缴纳土地税；若不然则免税。他们也被要求承担招待穆斯林客人三天的义务。

拜占庭皇帝拒绝承认阿拉伯人和埃及人签订的协议，但是当地的科普特总督联合阿拉伯军队主帅兼新任埃及总督阿慕尔·伊本·阿绥，反对拜占庭，支持条约。到 641 年，拜占庭尝试收复埃及的努力终告失败，整个埃及被纳入扩张中的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大多数埃及人仍然信奉基督教并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最终实现要到几个世纪以后。埃及至此成为一个庞大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的一部分，逐渐开始采用一种新形式的政府和管理。统治者还是异族人，他们说着异族语言，信奉异族的神。在阿拉伯人及之后继任者的统治下，拜占庭时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疏离这一特征将一直延续。

新任埃及总督阿慕尔执政公正、高效。因为阿拉伯人以迅猛的速

① 此处即指拜占庭。

② 古代长度单位，相当于前臂的长度。

度建立起帝国,并无余暇发展自己的行政机构,所以他们在各征服之地采取当地已有的政府形式。直到7世纪末,一种新的管理形式才成型。拜占庭的政府体系除了几处微小变化以外均沿用下来,即把国家划为省份,各省由省长统治,省长对派驻在亚历山大港的总督负责。大体上,这一体系除了些许调整外,在接下来的埃及历史上一直沿用。首都从亚历山大港迁至一个更中心的地区。一座被称为弗斯塔特(Fustat,意为帐篷)的新城被建立起来,成为新的首都,位于现今开罗往南几英里处。新城中心建起了一座清真寺,称为阿慕尔清真寺,虽然几经改造、重建,仍保留至今。

起初埃及人颇有些瞧不起举止粗鲁的阿拉伯人。阿慕尔睿智洞明,据说他决定给埃及人一个教训。他举办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宴会,邀请所有人参加。宴会首日,他用骆驼作为主菜,惯于享用精致饕餮的埃及人大倒胃口,而阿拉伯人则大快朵颐。次日,他招待的是埃及风味,他的手下同样狼吞虎咽一点不剩。第三日,他让士兵排列成战斗队形,向他们发表演讲:“第一天的招待是要告诉你们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平时吃什么;第二天是要告诉你们,我们也能欣赏被我们征服之地的美味;第三天是要告诉你们,我们依然英勇善战。”埃及人记住了这个教训。哈里发欧麦尔赞赏阿慕尔的手腕。他评论说,战争的艺术不光取决于武力,也依靠智慧。

阿慕尔反对劫掠,因此没有发生破坏、毁灭的行为。他下令焚毁亚历山大港那所著名图书馆的故事是600年以后才出现的杜撰。他也没有从埃及人手里没收任何土地。哈里发欧麦尔严令禁止任何阿拉伯人在埃及占有土地,因为他担心这些利益会使军队流失,转为依附土地。欧麦尔对此政策态度坚决,连阿慕尔询问是否可以为自己建一栋房子的时候也被拒绝了。

埃及总督由身处麦加的哈里发任命,但是总督可以任命三位主要官员:军政官、大法官(卡迪[qadi])和财政官。军政官掌管军队和警察;大法官主管司法;财政官监管税收。通常财政官由哈里发任命,因为除收税外,他的职责还包括给总督拨款以支付行省的开支,并将剩余

税款送往海外的帝国国库。

大部分税金来自人丁税。人丁税仅适用于有收入的男性,妇女、儿童、老人、牧师、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宗教高层人士都无须缴纳。当时有总共 150 万英亩的可耕地须缴纳土地税(*kharaj*)。男丁人口据估计在 600 万至 800 万之间,推算总人口约在 2 000 万至 3 000 万。田地产量由于阿慕尔推行的一系列灌溉工程而增加,并且似乎存在一个由官员组成的中央机构监管全部的灌溉工程。尽管各省负责维护各自的堤坝、水坝和河渠,整个灌溉系统成为一个中央化的体系。徭役,即强行征用劳力,是维护、清理、修缮作为灌溉系统生命线的河渠和堤坝的手段。阿慕尔重新疏浚连通尼罗河和红海的古运河,以便把谷物运往汉志(Hijaz)。埃及成为阿拉伯人的粮仓。这条运河持续使用了 80 年,直到被再次忽略,最终完全为泥沙所堵塞。

5

埃及人对阿慕尔的贤明统治感到满意。然而哈里发欧麦尔于 644 年去世,由奥斯曼接任。奥斯曼用他的同乳兄弟阿卜杜拉替换了阿慕尔。阿卜杜拉提高赋税,增加了财政收入,但给人民带来更沉重的负担。奥斯曼告诉阿慕尔上缴给首都的税款增加了,说“骆驼能挤出更多奶”。阿慕尔反驳道,“是,但害了幼崽”。阿卜杜拉的严苛政策导致不满情绪在民众中蔓延。人民奋起反抗,拒绝让从巴勒斯坦返回埃及的阿卜杜拉入境。这场关于埃及的政治控制的斗争一直延伸到麦加。最终哈里发奥斯曼被一伙来自埃及的阿拉伯人刺杀身亡。这个团伙由一个麦加的贵族带头,他们不满阿卜杜拉的埃及政策,并且想寻求帝国政治权利更公平的分配。

奥斯曼遇刺之后,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时任叙利亚总督的穆阿威叶(Muawiya),要求为堂兄之死复仇,并获得了阿慕尔的帮助。有了阿慕尔的出谋划策,穆阿威叶的复仇要求很快上升为对哈里发地位的争夺。穆阿威叶最终在阿里之后继任哈里发(由此建立了伍麦叶王朝[the *Umayya* dynasty of caliphs]),他将埃及总督的职务及全部税收赐予阿慕尔。据说埃及行省极为富裕,史学家们说阿慕尔在 664 年 90 岁去世时,留下了

2 阿达布(*ardabs*)^①,即 396 磅的黄金。史学家们还补充说,阿慕尔的儿子们拒绝继承这些黄金,认为它们攫取于罪恶。^②

阿慕尔死后两个世纪,埃及由 98 位总督相继统治。这些被任命的总督们性情不一、想法各异,他们与人民的关系、自身的经济需求、帝国国库的需求等都有不同,所以对埃及的统治时而温和宽容,时而严苛并伴以宗教压迫。不同的阿拉伯部落获得允许迁移到埃及,他们定居下来和当地人通婚,加快了埃及的阿拉伯化进程。先前欧麦尔制定的禁止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外占有土地的法律成了一纸空文,阿拉伯人现在开始在埃及和新征服的其他地区拥有土地。

随着伍麦叶王朝的建立,特别是在阿卜杜拉·马立克·伊本·麦尔旺(*Abd al-Malik ibn Marwan*)统治时期(685—705),行政体系开始转变。公共事务记录册使用的语言从原先的科普特语改为阿拉伯语,因此科普特人如果不学阿拉伯语,就必然被阿拉伯人排挤出行政体系。随之而来的是货币的变化,变成了纯粹的伊斯兰货币,并在帝国的首都、现在的大马士革铸造。有规律的邮政业务把各行省的省府更紧密地与帝国首都联系到一起。这些财政和行政方面的变化最终把讲科普特语的基督教的埃及转化为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的埃及,只留存下一小部分基督徒少数派,即科普特人,今天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科普特语日渐式微,变成只有牧师和僧侣使用的宗教礼拜语言。19 世纪曾有过一场科普特语复兴运动,但并不十分成功。

将阿拉伯半岛搅得四分五裂,并推翻了几任哈里发和王朝的派系和政治冲突,同样席卷埃及。定居于此的不同族群的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叛乱,埃及深陷其中。冲突在正统(逊尼)多数派穆斯林和追随阿里的少数派(什叶)穆斯林之间扩散。后者相信穆斯林的领导权应当归属阿里及其后裔。科普特人也数次反叛,抗议沉重的赋税。他们的叛乱均被残酷镇压,每一波镇压之后,都有一些科普特

① 当时埃及使用的重量单位。

② 此处作者没有说明“史学家们”是哪些人,是当时的史学家还是后世或当代的史学家并不清楚。

人改投伊斯兰教,以期逃避未来的压迫。还有一些人为了免缴人丁税而成为穆斯林,却是徒然。因为在伍麦叶王朝时期,除了短暂的两年间,其余时候他们都被强制纳税,哪怕已经改信伊斯兰教。当然也还是有其他人出于各种常见于皈依者的缘由而改信伊斯兰教。

7 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者们采取的政策是避开在帝国行省区域内解决内部问题,他们喜欢使用镇压或军事扩张来转移注意力。因此帝国内部冲突的根由从未被正视,反而持续恶化。冲突主要源自不公正的税收和加重的剥削,尤其是此时埃及人还未对阿拉伯征服者形成认同。

在接替伍麦叶王朝的阿拔斯统治者治下(750—1258),埃及的景况即使不是更糟,也同样不济。这些冷酷而不择手段的统治者虐待百姓,用非法的手段榨取钱财。面对权力滥用,民众现在唯一可用来保护自己的方法是向大法官,即卡迪,申诉。法官主管司法(伊斯兰教教法[the *sharia*])。伊斯兰教教法的依据是《古兰经》、圣训和阿拉伯帝国各地方的风俗惯例。四大法律学派最终被认可具有同等效力,但在埃及只有其中三家被尊奉:沙斐仪学派、马立克学派和哈奈斐学派。法官保护百姓免遭贪得无厌的总督们的伤害,因为他可以裁定一项税收程序是否合法,一种新税是否可被征收。尽管总督们横征暴敛,弗斯塔特城还是繁荣了起来,成为一个都市,一个商业和贸易的中心。

8 从834年开始,埃及作为一个军事采邑(*iqta*)被分封给已经在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攫取了权力的突厥寡头集团的成员们。埃及总督于是从阿拉伯人换成了突厥军事将领。他们以埃及作为封地,把它当作私人所有物,而不是按照固定的成规管理的帝国的一个行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私人形式的政府使埃及独立于帝国的其余行省,并发展出(有人说是继续)某种形式的自我认同——一种对埃及自我的认可——而非对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的广泛认同。这并非要暗示埃及人在这么早的阶段就发展出了民族认同,而是要指出他们从法老时代开始就已经认同自己是生活在这片被称为“埃及”的确定的、不变的地域上。有时,这片地域作为一个行省被纳入一个帝国;有时,它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尽管经历了政治和管理上的跌宕起伏,这个国家一直

维持着它被自然边界划定的疆域,尼罗河两岸的沙漠保护它免遭入侵,北部是地中海这一天然屏障。当一个埃及居民把自己看作一个村庄或城镇的一员、一个宗教群体的一员,属于一个明确的种族——埃及土著或埃及化的阿拉伯人时,他也同时认定存在一片被称为埃及的确定的疆土,自己从属于此。

早期的一位由阿拔斯政府于868年派往统治埃及的突厥总督是艾哈迈德·伊本·图伦(Ahmad ibn Tulun)。他能干、聪慧、受过良好教育,迅速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潜力。因为埃及有天然的屏障,又远离帝国首都(也许他也清楚阿拔斯王朝日益无力的统治),他决定成为一个自治国家的统治者,甚至打算沿着商路扩大边界、征服周边领土。因此,伊本·图伦是第一位把埃及变成实际上的独立国家的统治者,接下来的一任接一任投机取巧的总督均是如此,名义上以阿拔斯统治者为尊,事实上独立自主,除了还在周五聚礼时提到哈里发的名字,并缴纳一些微薄贡税。在周五聚礼时提哈里发的名字以及铸造钱币是当时公认的君主的两项特权。

伊本·图伦在确定其对埃及的绝对权威之后,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该城位于弗斯塔特以北,他命名为格塔伊阿(al-Qatai,辖区[the Wards]),因为他军中的各个族群、不同分工的仆从居住在各自被指定的区坊内。该城面积为1平方英里。城内有一座被巨大花园环绕的宫殿,另一座宫殿里住着后宫的女人们。还兴建了跑马场、马厩和一座豢养统治者喜爱的野生动物的小动物园。一个科普特建筑师设计并建造了一座宏伟到能容纳下全部军队的清真寺。这座矗立至今、仍用于礼拜的清真寺,从建筑的角度看很有意思。它用砖块作为建筑材料,而不是当时更常见的石块。它的尖肋拱顶也很特别,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比英格兰类似的拱顶早了200年。拱顶的石膏艺术和彩色玻璃窗美得惊人。清真寺的外墙被各种商铺包围。据说生意极好,以至于商铺能够一日三易其主,不同的商家各自工作三分之一天就能赚到足够的钱满足所需。图伦还兴建了其他公共工程,例如从尼罗河引水至宫殿的引水渠,还修复了位于劳代岛(Roda)测量尼罗河泛滥高度的水

位计。

图伦为人慷慨大方。他每日分发救济给穷人,还款待任何来访的客人,不论阶层。据说他花费了几乎 50 万第纳尔(当时的金币)来建立新城,很快他需要资金来支持他的各种慈善活动、建设项目和军队。于是他减少向帝都缴纳的贡税,后来他和哈里发起了冲突,便彻底停止纳贡。埃及的财政收入据说仅有 4 300 000 第纳尔一年,所以除税收外,图伦很可能有其他增加收入的途径。他逼迫控制着大片土地的宗教高层借钱给他,但不久之后他就改变主意,决定沿着主要商道,向叙利亚的方向扩张领土。控制叙利亚可以确保增加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他和哈里发产生冲突。哈里发派出军队来压制这位封臣。但哈里发的军队从未能靠近埃及边境,由于缺乏发动远征的资金而不得不撤退。图伦的另一次沿着地中海岸的扩张行动,使他的统治版图覆盖到巴尔卡(Barka)^①。征服叙利亚之后,图伦铸造了同时印有他自己名字和阿拔斯哈里发名字的货币。他还试图向麦加方向扩张领土,但他的军队被击退,清真寺的教长们也在礼拜演讲时诅咒他,居然做出攻击圣城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

在伊本·图伦的德政治理下,埃及兴盛起来。他对行政部门用心监管,确保税收官公正对待百姓,因此农业和商业繁荣发展。阿拔斯哈里发派来的财政官侵占公款的行为也被严格禁止。更多的财政来源被开发出来,因而税收不增反降。统治者的财富并非掠夺自百姓;相反,他与百姓们共享新的财富。图伦的慷慨众所周知,他从未拒绝任何向他寻求帮助的人。然而他性格鲁莽,有时会处死他的扈从,但这些行为并不影响当地百姓,他们在图伦治下满足安定。

图伦去世时留下了 1 000 万第纳尔和一支由 100 艘船组成的舰队,我们可以从中一窥其商业财富,还有一家拥有 300 匹马的种马场,数千头驴子、骡子和骆驼。他的次子胡木拉伟(Khamarawaih)继位,由此埃及政治转变为王朝世袭。图伦有 17 个儿子,他在叙利亚征战期

^① 位于利比亚。